

都说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，彼此很好相认，饮食习惯，个人气质，交友特点，似多有共同之处。他们仿佛与庸常的烟火气隔着一层。其实，老师的孩子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念中学时，妈妈差一点叫我在她的班级里读书。老师妈妈，这哪里受得了。于是转去另一所离家远的中学，结果，班主任又是父母的朋友。辗转念过几所学校，即使父母不熟的，自己的任课老师或是班主任，也绝对叫得出父母大人的名字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小时候多来往的，不脱老师子弟。

那种“看不见的大院氛围”，使我们认识老师，可比一般人要全面深刻得多。“自己做！不要来烦我。”在学校的育人工作想必耗尽了体力，做老师的父母，回家多半连话也不想多说。期末考试的成绩单也多是主动“上奏”。表扬是不轻易有的，他们的兴奋目光永远只盯视自己教的杰出分子。吃醋，在我们这些“师二代”那里，那不是啥稀奇事。父母的晚餐，多在交流那几个得意洋洋的名字。

老师的子女们，很奇怪地分成两种。成绩极好的和成绩极差的。似少见中间状态。那成绩好的，云淡风清，和父

期历史课的助教是加州人，他曾经直言自己根本无法理解为何留学生会觉得松鼠很可爱。“从小我就觉得松鼠非常可怕，每次我坐下它们围上来时，我

感觉它们就好像事先策划好进攻战略一样……”有不少美国同学对此表示赞同，可见松鼠在美国人民心中的确并非纯良的萌宠。除了松鼠外，校园中最常见的动物是渡鸦。渡鸦的个头比寻常乌鸦要大不少，羽毛也十分黑亮。这些大鸟走路的样子十分神气，到处可以见到它们在草坪上昂首阔步地踱着小方步。

除了这些遍及校园的小动物，我在位于半山腰的宿舍附近还有幸见过火鸡和鹿。第一次见到火鸡是在宿舍楼下，我无意朝窗外一看，只见几个个头极大的长腿长脖子的鸟儿正雄赳赳地沿着人行道迈步，乍一看，我还以为自己看见了鸵鸟。仔细分辨，这些家伙分明就是感恩节的主角——火鸡！还有一次，我晨间下山上课，竟然撞见两只火鸡悠闲自在地顺着半山汽车道散步，司机只能停车等待火鸡过马路，那无奈的模样极为有趣。上学期期末时，我甚至在宿舍楼下的空地上见到了三只火鸡，它们立在打印室门口的花架下，全然没有进入人类活动区域的紧张感，反而是过路学生纷纷绕道而行，显得颇为惧怕。同样是在宿舍楼附近，我还撞见过悠闲吃草的鹿。与鹿怯怕生的传闻不同，那头鹿坦然接

受过路学生的注视，在手机快门面前也毫无惧色。这样的邂逅总能让一天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。

宿舍附近的山上还有美洲豹——我未曾亲眼见到，但曾收到宿管语气严肃的电子邮件，称在宿舍后山上发现了鹿的尸体，并警告学生不要选择山路夜跑，防止被美洲豹袭击。我不由想起了几时英语入门教材《新概念英语》中的一课“被悬赏的猎豹”，只不过在现实中，与其希望美洲豹早日现身，学生们大都还是宁可不要见到那强大又危险的猫。

母绝无瓜葛的模样，鹤立鸡群，最恨谁说他是哪个老师的孩子。成绩差的，多半憨厚老实，一付不怨天怨地的神情。“到底是某某某的孩子啊！”——老师妈妈们很享受人们对于这种优质基因的充分肯定。声音“从来不管他！”而对于那些负了众望、分数有辱门第的差二代，倒也从不见老师爸妈捶胸顿足，歇斯底里。“自己的孩子反而是教不好的。”——听得的，是他们相似的感叹。

所谓耳濡目染，身传言教。教师这一行的福利之一，大概就是这对自己的品行熏染。不教而教，优良自现。当初那些老师的“差二代”，也仅仅局限于在学校成绩欠佳，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多半出色，并有隔代“返祖”的现象——第三代是个神童。遗传是奇奇怪怪的。

做老师的子女是幸福的。社会对他们父母的尊敬敬重很自然地移情到他们身上。就像不少朋友明确孩子找婚姻对象，“最好父母是做老师的。”还有一层幸福的意思是，即使父母退休，年老，他们却还是习惯上课。在家里，哪怕只有你一个人。关于教育，阅读，时尚，养生，对社会新习俗的判断，他们终身都有着学习的热情与传授的热情。

你是他们的孩子。你又终身是他们的学生。

两千多年前，吾国的庄周老先生坐在漆园里写道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！”（《养生主》）过去人们常常截取前半，倡导要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。但从上下文来看，意思恰恰相反。庄子如此说，应该与道家的“无为”思想有关，要求顺应自然，不要去做什么可能的事；同时与这篇文章的题旨也相关，即保护生命，保全天性。拼着性命去学，岂不要神经衰弱甚或过劳死？我个人还推测，此话多少也是与儒家唱反调的。因为儒家的祖师爷孔老夫子就明白说过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。“殆”，古人注：“疲困之谓也”。庄子恰好也用了个“殆”，意思却大相径庭，他强调不能以有涯追无涯。而孔子认为“思”和“学”都不可偏废，偏废则或“罔”或“殆”。既思且学，相得益彰，是不会“殆”的。

正如历代儒道可以互补一样，在学习求知的问题上，孔子和庄子都没说错。孔子主要还是鼓励人们多多学习，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”，同时也要开动脑筋；而庄子提醒人们不要勉为其难，大道至简，是比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。设若他活到今天，肯定会反对办什么学前班、辅导班、补习班、奥数班之类的。

学有涯也无涯

王纪人

庄子虽然只是个漆园小吏，但学问却了得。《史记》上说他“其学无所不窥”，显然是个学霸，而且还是位穿越思想界、哲学界和文学界的跨界人士。他是真正的天才，智商应该高过孔子直追老子的。更何况他降生在一个盛产诸子百家的时代，只要著书立说标新立异，便可自成一派。从他出生的战国，上溯到公元前五、六世纪的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应该是中国多元的思想文化开创新时代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德国现代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《历史起源与目标》一书中，把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、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“终极关怀觉醒”和文化突破称之为“轴心时代”。

自文化轴心时代之后，这种世界性的思想建构趋向沉寂。中国汉代已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欧洲则有中世纪的思想禁锢。在数百年中，知识的增量也相当缓慢。假定公元1世纪知识基础为1，到1750年才增加1倍。从1750年—1900年，150年内又增长1倍。整个20世纪，由于科技革命，知识增量提速。先是50年增长1倍，后来每10年增长1倍，以至于后来出现每年翻一番的“知识爆炸”和“信息革命”。据预测，在21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，科技发明的总量将超过过去两千年的总和。由于社会知识总量以爆炸式速度急剧增长，老的知识很快过时，知识就像产品一样频繁更新换代，所以“学习的革命”成为通向未来的一张个人

人类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是个人的一生难以穷尽的，但也只有本着“学不可以已”、“学无止境”的精神，才能得到求知欲的满足和生命之树的常青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学既有涯也无涯。

就在一个多月前，我在经过环贸商厦的苹果专卖店时，发现有几位老人手持 iPad 在接受辅导。其中有一位鹤发童颜，气度不凡，一问才知道已有 83 高龄。我征得他的同意拍了一张手机照片，有时刷屏看看，成了我的榜样。虽然几年前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但毕竟我比他年轻，而且许久未去充电了。



边看边聊

松鼠、渡鸦和火鸡

王慕遥